

为更好地活

□ 撰稿 | 孟渐新

演而优则导的说法，之前似乎都是对明星而言。文艺片演员吕聿来担纲导演拍摄“扫黑除恶”的主旋律电影，倒是头一遭。作为演员，吕聿来曾参演了《孔雀》《七月》《马背上的法庭》《无蝉的夏天》等一众散发着散文气息的电影，也许是这种基因，让《扫黑》这部讲述铲除黑社会的主旋律电影，也充满了质朴的生活质感，并未过于激昂，甚至有的时候令人感到窒息——特别是如果从影片里的刘立军，那个被黑社会步步拖进万劫不复深渊的小企业主的视角，来观察那个名叫“魏河”的小县城的话。

这两年大爆的亲情电影里，“社会”时常成为一种背景，其中生长的人物虽然活在“社会”之中，却似乎在真空中穿行：《我的姐姐》中居委会等机构的缺失，让一个二胎故事变成灵魂的拷问：成年姐姐是否有义务抚养未成年弟弟。《你好，李焕英》虽然真挚动人，然而社会更是用来穿越的时空背景，没有任何生活逻辑可言——在那些淡化社会的“现实主义作品”中，人似乎只与周围的亲属形成关联，相应的角色成为一种叙事上的工具——这在特定的故事里本是无可厚非。然而，相比过度脑补，在开篇就告知“本故事纯属虚构”的五一档富豪家庭伦理故事《秘密访客》，节后上映的《扫黑·决战》，不仅尺度大得惊人，更融合了诸多真实的社会案例。

记得之前由吴彦祖出演的《除暴》，原型是张君团伙，片中有不少在犯案时对于无辜群众伤害的片段刻画——吴彦祖顶着张帅脸，让小孩玩手榴弹，或者是炸死晚上即将约会的小情侣，的确出其不意，但相对独立的刻画细节像小品一样穿插全片，难以留下更深的印



象——最后的枪毙固然大快人心，却容易带着“港式警匪片”的概念，将一个荼毒西南多年的恶势力，轻描淡写地弱化为银幕上的“双雄对峙警匪片”。

而此番《扫黑》用了几个配角，展现了这些被压迫、受损害的人物形象的悲惨遭遇，对部分容易联想的观众，构成了一种清醒的恐惧：这些事情真实发生过：孙志彪案来自孙小果案、杨蕊案来自湖南操场埋尸案、县长的构造来自哈尔滨电力行业李氏兄弟案……

《扫黑》的出现，意味着当局对于反映时代的现实主义题材尺度的进一步开放：当我看着剧情里暗黑的邪恶势力时，受到的震撼不啻看到当年新闻爆出时的震惊——由于结合了具体的形象，更为骇然。影片一面敢于将镜头对准生活中这些骇人听闻的案件，一面又推进着剧情发展，最终水落石出，不免让人想到，这古代公案小说里“青天”的遗风，发心是为每一个平凡如刘立军的普通人，为了他们更好地活——这才是生活中扫黑工作的终极目标。

不同时期的主旋律电影总是以展现英雄、先进人物为己任。其实，若创作者略加思考便会发现，这些英雄与先进人物，归根结底所为的是人民的福祉。优秀的主旋律电影之所以优秀，在于创作者的眼中看到了主旋律的“主”之所指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，我们所在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。

《扫黑》尽管是商业片的架构，却也用心地观察普通人的疾苦，描写出扫黑除恶的初心。走出影院的时候，脑海里忽然想到诗人臧克家的名作：有的人，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。📖

